



*Silent Blossoming*

# 稳秘盛开

蒋韵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隐秘盛开/蒋韵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12  
ISBN 978-7-5063-5427-1

I. ①隐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4260 号

### 隐秘盛开

---

作 者: 蒋 韵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hansey

英文题字: 蔡小容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50 千

印张: 7.7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427-1

定价: 26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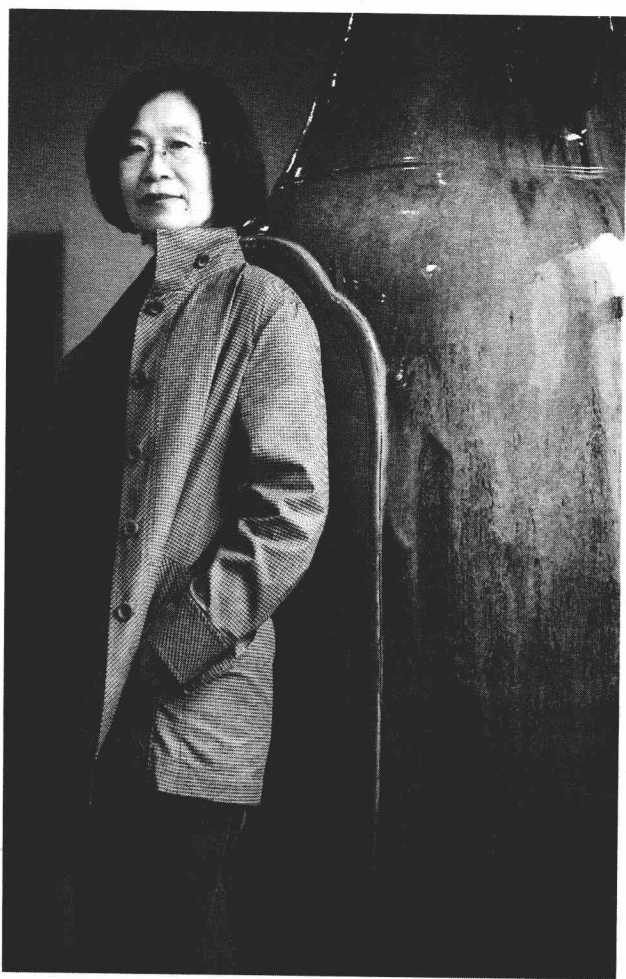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凭吊一个传奇

## 个人简历

**蒋韵** 女，1954年3月生于太原，籍贯河南开封。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。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迄今已出版发表小说、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隐秘盛开》《栎树的囚徒》《红殇》《闪烁在你的枝头》《我的内陆》以及小说集《现场逃逸》《失传的游戏》《完美的旅行》和散文随笔集《春天看罗丹》《悠长的邂逅》等。曾获《上海文学》优秀作品奖，《中国作家》大红鹰优秀作品奖等一些文学奖项，2005年获首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，2007年10月中篇小说《心爱的树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2007年长篇小说《隐秘盛开》获第四届赵树理文学奖。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、法等文字在海外发表、出版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、山西省作协主席团委员、太原市文联副主席、一级作家。



刘爱国 / 摄

目录

上篇 地上天国

3

一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

5

二 小城女儿

21

三 水声浩大的夜晚

38

四 小玲珑讲的故事

56

五 倾听者

69

六 毕业聚餐

85

插曲 人间事

95

一 拓女子

97

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110

下篇 爱与死

123

一 本来要去巴塞罗那

125

后记						
	尾声	六	五	四	三	二
	让我抱抱你	来到了海边	米小米讲的故事	旅途	我再也找不到你	恶魔吹着笛子来
231	225	209	193	184	164	144



这个故事，其实，与死亡有关。

也可以说，与爱情有关。

所以，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方开始，比如，2004年早春的巴黎，比如，1969年严寒的吕梁山区，故事中的人物朝我们走来时，你无一例外地都可以从她们身上发现某些共同的东西，那就是，让人疼痛至死却不能放弃的爱意。

## 从远处说起

可以从遥远的巴黎说起，但可以肯定，真正的故事，不是发生在那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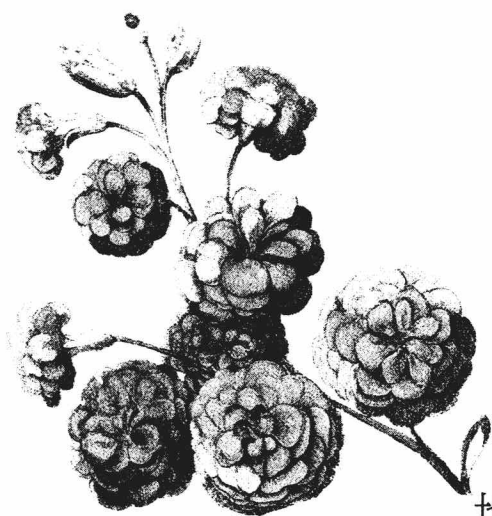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女人，很偶然地，参加了一个自助旅行团，她们从巴黎出发，准备到西班牙去。路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使她们改变了旅行的方向。两个女人中，年轻的那一个，酒量很大，脾气也很大，不那么好相处，年长的那个看出了她是一个有秘密有心事的女人。当然，谁没有秘密和心事呢？有一天她们两人坐在一家乡村旅馆的酒吧里，谈起了往事。一定是因为酒的缘故，她们都有点喝多了，年长的那个先说起了自己，那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毫不出奇，可是正是因为这不出奇才格外令人震撼。那个故事把年轻人说哭了。

年轻人说：“你们哪！你们哪！”

那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年轻女人的命运。

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，有月亮，但不记得是弯月还是满月，空气中有大地的清香，植物的清香。在她们不知道的那些酿酒作坊里，葡萄正在悄悄发酵——那里是著名的葡萄酒的家乡。一条河，在漆黑的夜里，缓缓流淌，流过一望无际的广阔麦田，流过森林、城堡和昔日的狩猎场，流过丘陵起伏的酣睡的乡村，流向大西洋。她们听不到那水声，可是能感觉到它就在近处，就在她们身边，安静、温暖、柔美，她们都是那种对河流特别热爱的女人。

故事这样开头，显得很陈旧，但是我喜欢陈旧。我喜欢一个故事里有时光留下的痕迹，就像老建筑。



地上天国  
上篇



## 一 七七级和河边的学校

报到那天，她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，灰色的面料，化纤一类质地，上身是一件深蓝色呢子小外衣，她母亲当年穿过的，已经很旧了，但穿在她身上还很得体，因为肥大，竟有些潇洒。尤其是她的发型，有点别出心裁，过肩的两条麻花辫，本来很平常，可是让她做了革命性的改动：她只编了很短一截辫子，却留了长长的辫梢，长得不合比例，离经叛道地垂下来，在规矩的人群中，一眼就可看出它的标新立异。

后来，陈果就曾问过她：“潘红霞，你们这里的女孩儿，都这么梳辫子吗？”

她回答：“不，就我一个。”

陈果说的“你们这里”，是指这座内陆城市，出产钢铁、煤炭，还有化工原料，干旱，安静，物产匮乏，在春天总是刮没完没了的黄风。其实，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，可不知为什么它没有其他古城那么幸运，知道它的人很少。它还是座省会城市，

可是，在陈果这些人眼里看来，它简直就是一座村庄。

潘红霞不止一次听他们这样感慨：“唉，这地方，简直就是个村儿！”

他们不说“村”，而说“村儿”，一听这流畅的鼻音很重的“儿化音”就知道了他们的来历。对了，他们都是北京人，北京知青，在这里，在黄土高原上插队落户。他们都有着特别复杂、特别曲折的经历，那是潘红霞这样的本地女孩儿所不能了解的。比如陈果，陈果来自一个赫赫有名的学校——101中，它的前身，据说是延安保育院，“马背上的摇篮”说的就是它。也许陈果自己并没有张扬，可是，没多久全校差不多有一多半人还是知道了她不平凡的来历。这没有什么，潘红霞想，要是换了我，我会让全校的人都知道。

陈果插队六年后，最终落脚在了一个叫“太谷”的小城，在那里的一家制药厂当工人，那家制药厂，倒是远近闻名的，生产一种古老的妇科良药“定坤丹”，据说是宫里的秘方，所谓“宫闱圣药”，后来流传到了民间。当然这和陈果没什么关系，陈果根本不关心这些，陈果每天要做的事，是写各种材料，她是厂宣传科的干事，所谓“以工代干”指的就是陈果这样的人。

“宫闱圣药”让潘红霞感到了神秘，其实，关于陈果的一切，在这个经历简单心地也简单的女孩儿眼里，都是神秘的：她的来历，她的经历，她到过的那些地方。潘红霞喜欢所有神秘的事物。她很庆幸自己能和陈果这样的人在一个学校一个班里念书，而且，还同住一间寝室。

是啊，要不是十年的蹉跎，潘红霞怎么会和陈果同在一座

城市、一个学校、一个班里做同窗呢？在一个正常的年代，这样的事情，发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。她们相差七八岁，当陈果已经是北京这座辉煌的都城中一个初中学生的时候，潘红霞才刚刚迈进本地小学的校门，学汉语拼音，学大小多少、上下来去，学那篇忆苦思甜的课文：

爷爷七岁去讨饭，  
爸爸七岁去逃荒，  
今年我也七岁了，  
背起书包把学上。

如果一切正常，她们将永远不可能相遇和相识。她们各走各的路，就像不同轨道上的两颗星星。但是他们都无可选择地遭遇了那个非常时代。他们，潘红霞、陈果、所有的人，当然，还有刘思扬。

刘思扬也来自一座小城，那座小城在后来的岁月中，将以它完好的城墙和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而闻名世界。但是在1978年，它很沉寂，没人知道它发达的未来。刘思扬就在这小城中一家柴油机厂做机工，开牛头刨。他整天穿着油腻腻的劳动布工作服，可是头发总是洗得很干净，上面有“海鸥牌”洗头膏的香味。他还有个癖好，喜欢在高高的没人的旧城墙上看书，这使他和本地人区分了开来。本地人，除了撒欢儿的野孩子有谁会理会这破墙呢？从一生下来，它就在那里了，又不能靠它吃，也不能靠它喝，只有外来人，才会对它的存在感到好奇。这个外来人刘

思扬，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刘思扬，当他忍受不了小城的庸常和窒息时，他就总是爬上城墙，好像，这是他从生活的泥淖中出逃的方式。在某些节假日，他的女朋友会从另一座小城赶来看他，他也爱把她带到衰草丛生的城墙上，他们就在那里拥抱、亲吻。

他们就是这样，已经习惯了文学化地活着。

刘思扬以全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，成了那小城的名人。可是他运气不好，他填报的第一志愿“北京大学”不知因为什么没有录取他，却把个第二名录走了。这样，他就来到了这里，这座内陆城市名不见经传的学校，做了潘红霞的同窗。潘红霞想，这多偶然哪，她还想，这多幸运哪。

潘红霞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只是，她自己并不知道，那就是，她是个知道珍惜的人，她懂得“感恩”。这是人的一种禀赋，有人有，有人没有。比如陈果，陈果就是活一百岁，经受再多的磨难，她仍然是不知道珍惜的，对了，这是一种才能，就像爱。“生活教会了我们珍惜”，这话是一句谎言。潘红霞他们班上，五十几人，人人都有鸿鹄之志，不少人都对最终落到这样一所末流学校感到委屈和不满。可是潘红霞不。潘红霞内心很快乐。她虽然也会对这新环境中一些事情发发牢骚，比如食堂糟糕的饭菜，比如遥远的水房，比如根本没有几本藏书的图书馆，可这又算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无法伤害到她的快乐。她有时甚至都为自己的快乐不好意思。夜深人静，有时她会忽然从梦中醒来，八个人的寝室，鼾声此起彼伏，鼾声就像水波一样，一波一波地，拍打着她，她就问自己，潘红霞你这是在哪里？在什么地方？然后她回答说，在你想在的地方。这回答，一下子，让她眼里涌满热泪。



1978年，人们感受着朴素快乐，在百废待兴的校园，贫瘠的土壤和快乐的空气特别适合浪漫主义的生长。到处是不再年轻的面孔，皮肤粗糙，上面布满风霜的痕迹，但经历很快地就变成了故事。携带着故事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着年轻姑娘的目光，感伤的情绪在甜蜜中泛滥着，苦难变成了高贵的印记。

潘红霞没有值得炫耀的经历，没有苦难的财富，这让她感到自己平庸。她和这古城中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该上学的时候上学，该停课的时候停课。后来，“复课闹革命”时，她进了初中，只读了一年，就领到了一张“结业证”。那是1971年，她还不满十六岁，从此就走上了“社会”。这所谓的“社会”，其实就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，隶属于这城市的手工业局，从前，是一家街道小厂，生产一些铁制的杂货用品。她就在这小厂狭窄局促的空间里，伴着一台老掉牙的皮带车床，度过了将近八年岁月。所以，对她来说，重返校园，开始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，是一种救赎。尽管这学校名不见经传，可它拯救了她。

这座内陆城市的最高学府，当然是以这省份名字命名的那座大学。它有悠久的历史，创办于二十世纪初：1902年，是中国的第三所大学堂。它的创办人，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。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用令我们屈辱的庚款创办了这所大学，参与创办的，还有当时的清廷大员岑春煊。总之，它是有根基的，有身世的，当然，也是衰落的。不像潘红霞的学校，几乎没有历史，白手起家。所以，那个学校里的学生，都比较骄傲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没落的世家子哪个能不骄傲呢？

潘红霞的学校，却是新鲜的，甚至，是仓促的，没有一点